

奔腾的黑河

徐丰登



奔腾的大黑河

谷丰登

•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9.5 字数: 244千 插页 2

1977年11月第一版 197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,7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118 每册: 0.71元

目 录

话 题	(1)
一 暴雨中的战斗	(3)
二 谁是决堤坝的人	(19)
三 高高的石虎山	(33)
四 老支书开会去了	(49)
五 明天要出外工	(66)
六 长长的大黑河	(82)
七 吹皱一池水	(91)
八 饲养院前的风波	(101)
九 警惕会装人的狼	(111)
十 欢乐的田间	(124)
十一 灯火通明的会议室	(139)
十二 不平静之夜	(154)
十三 报 名	(164)
十四 “小鞭炮”着啦	(179)

十五	賄病人	(190)
十六	不要忘记过去	(205)
十七	明天要开工	(214)
十八	欢乐的夜晚	(224)
十九	扯破了面皮	(234)
二十	榜样的力量	(246)
二十一	相女婿的闹剧	(256)
二十二	狗急了	(268)
二十三	刹不住的车	(284)
二十四	斗争还在继续	(293)



话 题

人们常说：有山就有沟，有沟就有河。这话一点儿也不假。那千山万岭的沟沟岔岔里，日日夜夜响着山泉“丁冬、丁冬”的欢笑声；那千万股细细的泉水，日日夜夜向山下的平川流去，汇成了一条条奔腾不息的大河。几千年来，人类逐水草而居，在河的两岸生息、劳动、繁衍子孙、创造文明。但河流并不永远是驯顺的。河水会染绿黄色的大地，也会夺去绿色的稼禾。它培育生命，也毁灭生命。它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，有时也带来痛苦和悲伤。

大黑河就是条这样的河。

它蜿蜒曲折，穿山过岭，日日夜夜奔腾在大青山脚的平川上。沿河两岸出现了一座座的村庄，一块块肥沃的田园。

四百多户人家的河畔村，就是其中的一个村庄。

河畔村后是座并不险峻，但也很有气势的平梁山。山坡上青杨吐绿，芳草茵茵，山花烂漫，配上用洁白的石块嵌镶在山坡上

的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五个大字，山色显得格外的壮丽。

村庄前，一片平川延伸到南边的庆龙山下。银带似的大黑河从远处山峦间流来，被座探出脑袋来的石虎山迎面截住，河水绕山而行，直冲村庄扑来，被道土石大堤挡着，向远方流去。

这里山青、水秀、土地肥沃，确实是个好地方。尤其是搬掉了压在身上“三座大山”的庄户人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，过上了好日子，那建设家乡的心计更高了。

可是，这里的庄户人也有发愁的时候，也有担忧的日子。他们愁的是眼前的这条大黑河，担忧的是水月连天的日子。别看这条并不太宽的大黑河，平素象个多情活泼的闺女，温柔、娇媚、轻歌曼舞；可每当老天爷脸一变黑，它马上就发开了脾气，象个骂街的泼妇，咆哮、狂叫、摇头摆尾、横冲直闯。村庄前，那片被人们看作“眼睛珠子”，一把能攥出油来的四千亩平滩地，早被冲刷得黄沙遍地乱石滚滚了；在低洼处居住的百十多户人家，也有不少让洪水逼着，搬到半坡上住了……

人们对大黑河是爱它，怕它，恨它，躲它。年年月月，望河兴叹：啥时候才能降龙伏虎呢？

社会主义为庄户人开辟了降龙伏虎的道路，“农业学大寨”为庄户人指明了改天换地的方向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着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。斗争就象大黑河水，尽管曲曲折折，但奔腾的河水永远是勇往直前！

一九七二年的夏天，河畔大队遇上了一场特大的暴雨。

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！



一 暴雨中的战斗

“嘎——啦啦啦……”

当头顶响了一串炸雷，白花花的雨柱象鞭杆似的发疯地抽打着田野和村庄，就连当村那棵巨伞似的大榆树也象得了抽疯病，把脑袋痛苦地摇来摆去。不大一会儿，平梁山、庆龙山、石虎山的沟沟壑壑里呼喊起来，洪水推着石块，卷着泥沙，向大黑河奔去。大黑河水就象撒进了发面的苏打粉，一股劲儿地涨、涨。黑色的浪头拥挤着、翻腾着、咆哮着，拚命地撞击着堤坝。天色还没到黄昏，已经有点麻麻雾雾的了。夜色在暴雨中过早的降临，给每个人心里投下了不安的阴影。

堤坝上，人们已经紧张地战斗了一天了。忍受着暴雨抽打的老支书高震山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透过茫茫的雨幕，担忧地望着西天边翻卷的乌云，心头沉甸甸的。看这阵势，雨，一时半晌还住不了，河水还在上涨。在雨水、泥浆里滚战了一天的人们水米

没打牙，早累得够呛了。要是稍有疏忽，水漫堤坝，前年辛辛苦苦造出的五百亩河滩地，还有在低洼处居住的五十多户人家的房舍，都会被一水漂光。一股强烈地责任感在高震山的心头滚动，拚上命也要保住平滩地，保住村庄！人是铁头饭是钢，一天了，也有雨住的时候，为啥在村里领人护村的范义主任没有给送来饭呢？看样子村子里也是忙得吃紧。但人们不吃点东西不行呀！

雨水“哗哗”的劈头盖脑地浇下来，从衣领里直往背心、肚皮上灌。上了岁数的高震山突然感到头晕眼花，忙扶住锹把，闭住眼，喘了口气。他睁开眼，望望阴沉沉、水茫茫的村庄，打定主意让党支部委员、创业队队长春奎回村里一趟。

几百号男女社员在暴雨中艰难地劳动。人们把流着汤的泥沙装进稻草袋子里，又抬着、扛着运到坝上。年轻力壮的春奎浑身滚成个泥猴，他嫌浇得水湿的衣裳穿着不利索，脱得只剩下背心和短裤，扛着装满了泥沙的草袋，向坝上跑去。他刚把包垛好，传来老支书的吆喝声：

“春奎！春奎！”

春奎应着声跑到老支书高震山面前。这会儿雨突然住了。远处密云滚滚的天边不停地打着闪，传来“轰隆隆”的闷雷声，河水在哇哇的狂叫。老支书高震山望了望灰暗的天色说：

“你快回村看看情况。要是事不大，乘雨住了，快点把饭送上来。”

春奎拔腿要走，高震山喊住他：

“站站，夜里光马灯照亮不行，你来的时候，把各家各户的手电棒集中起来。”

春奎见老支书脸色苍白，说话还直喘气，迟疑了下说：

“老支书，您是不是回村歇会儿？”

高震山笑笑说：“你看能回？这么多的社员在雨里淋着，水里泡着，都该回家喝口热水，坐坐热炕头，换身干衣裳。可是水大无情呀！快去吧。”

春奎无可奈何地抱着衣裳走了。

老支书高震山站在堤坝上，带雨腥味儿的凉风“呼呼”地吹来，冷飕飕的。贴在了肉上的湿衣裳冰凉冰凉。他不由地打了个冷战。黑河波涛从石虎山下气势汹汹地扑向二里多长的堤坝，呼啸着，喷着白沫，打着漩涡。汹涌的浪头抽打着堤坝，也抽打着老支书的心。

早些年，党支部就有劈开石虎山，顺直大黑河，夺回小平滩的打算。只要劈开石虎山，山腹就成了小平滩和村庄的天然屏障，就可以把沙石滚滚的小平滩改造成米粮川。这对于从根儿上改变河畔村的面貌，是个多么鼓舞人心的想法啊！可是，想法终究是想法，要劈开二里长的石虎山，让旧河改道，需要多少劳力，又需要多少资金啊！何况眼下还有堤坝挡着河水，虽然年年为防洪抢险费不少的劲儿，可近几年总算没有出过大的差错。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，老支书亲自带领上创业队，没明没夜的在小河滩上滚战了一冬一春，垫出了五百亩平川地。去年，这五百亩平川地长出了黄灿灿的麦子，人人见了都伸出大拇指。今年，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，党支部决定再扩展川滩地的时候，遇上了这场暴雨。弄不好，小平滩上的心血，又要付之东流。前不久，县委书记亲自带领调查队沿大黑河进行调查，决定要发动沿河群众全面治理大黑河，打一个农业生产上的翻身仗。河畔大队劈山改河工程被列为重点工程，县委很快就要召开治河会议。这场暴雨更加证实了全面治理大黑河的迫切性。此时此刻，咱们的老支书眼望着在滚滚波涛中纹丝不动的石虎山，恨不得一锹把石虎山劈成两半……

也许在泥水里泡得久了，高震山的双脚麻酥酥的，膝眼、腰眼，象扎上了针似的胀疼。长年的劳累和从不惜力的做营生，给他身上留下了多少难忍的痛苦。但他，从不在别人面前哼一声，叫一声，永远是那样的精神饱满。他转过身，大声地招呼着人们：

“老天认输了，歇会儿吧！”

在老支书的喊声中，人们停下了手。后生们不管身下的泥水，一屁股坐下来，互相压着胳膊、大腿，长舒着气，舒舒服服地躺下来。身强力壮的铁柱，不管别人推他、喊他，边躺边说：

“嗨，这水炕还怪软乎的！”

银娃推又推不动他，拽又拽不起他，悄悄地抓了把稀泥，乘铁柱合眼的空儿，冷不防，抹了他一脸。铁柱往起一跳，用胳膊一抹，成了个大花脸。逗得后生们和那边石头上歇息着的闺女们大笑起来。独有一个胖胖乎乎的叫喜元的后生没有笑，眼望着石虎山似乎在想心事。

老汉们累得快象地上的稀泥了。他们把草袋铺在泥地上，坐下来。又抽出了片刻不离身的烟袋，想美滋滋的来一口。可是烟布袋儿早流了汤，火柴棍儿也成了膀头豆芽，只好摇着脑袋，含着烟袋嘴子，吸溜上一口带烟油味儿的冷气，也算是种特别的享受。老支书也凑到老汉伙伙中，坐在湿漉漉的草袋上，吸开了香烟锅。一个留着小八字胡子的瘦老汉叹了口气说：

“唉，这营生，真累得人腰酸腿空。”

停了会，瘦老汉冲着高震山问：

“支书，今几个吃不开了吧？”

老支书高震山也觉得肚子里火烧火燎的难受，朝村子里方向瞭了瞭，说：

“快了，一会儿就送来了。”

瘦老汉哼了一声，牢骚满腹地说：“年年受这洋罪，快搬得远远的，省得担惊受怕！”

高震山微微一笑：“搬家？这么好的地方不住了？老张，等咱们劈开石虎山就不用担惊受怕了。”

瘦老汉叫张有余，他满脸的皱纹挤在一起，摇着脑袋瓜说：

“这不是瞎思谋吗？护护坝就是猫喝烧酒够呛了，再折腾着劈山，不是吃人肉呀！”

旁边的几个老汉瞅着张有余说：“你这说的算话吗？甚叫吃人肉？又想吃油糕，又不想沾油手，能有这么便宜的事？”

高震山正想再说几句，听得有人喊：“老高在哪里？老高在哪里？”他站起来一看，原来是范义汗涔涔的走过来。

看年纪范义是个四十出头的人，他长下个刀条脸，细长眼，薄嘴唇，显得十分精明强干。他挽着裤腿，一双黄胶鞋沾满了稀泥糊糊，对门门的小棉袄湿淋淋的，脸上的神色十分紧张。他一眼认出了身高体大的高震山，喊道：

“啊呀，老高，这路真难走，就象掉进浆糊桶里了！”

高震山见就他一个人撒着手来了，忙向：“咋啦？”

范义掏出块干手绢擦了下汗，把高震山拉到一边说：“有个新情况。”他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个镀铜的烟盒，用手指一按，“啪”的声打开来，抽出两支烟，递给高震山一支。

高震山问：“有火吗？”

“有呀。”

范义忙掏出盒火柴。

高震山说：“那好，把烟全给了我吧。”

范义莫名其妙地望着高震山，把烟盒递过去。

高震山向人群晃了晃烟盒说：“喂，有烟啦！”他取出烟，挨排排地发放着。“东西不多，大伙儿均着抽。”

张有余本来在人伙伙后边坐着，一见高震山散烟，急了，等他站起来，可烟盒已经空了。也不知是急的，还是气的，他猛地把脸扭过一边，嘴也咧得歪了。高震山手里正好还有一根烟，探过手对张有余说：

“老张，还有你一根。”

张有余一听还有一根，这才转过脸。“噗哧”声笑了，说：“这还好吗？大伙儿均着抽吧。”

高震山乐了：“咋又客气了呢？”

张有余大大方方地把烟接在手，小心翼翼地含在嘴上，摇头

晃脑地说：“不客气，不客气。”

范义也笑了：“早知道这样，多带几盒。”

高震山向：“老范，有甚新情况？”

范义又把自己手里没来得及点的烟，递给高震山，说：“刚才公社打来电话，说是根据气象预报，这雨还要下，要求凡是危险地段，马上采取紧急措施。我想这是十万火急的事。赶来和你商量商量。是不是——”范义膘了高震山一眼，“把人、畜撤上山去？”

“人畜撤上山？”

高震山吃了一惊，眼睛不由地望望天空飞奔的乌云，又望望平滩上那片绿色的麦田，胸口就象压了块磨扇。

范义催促道：“老高，通知人们回村吧？”

消息不知咋在人群中传开了。人们自动地集聚在高震山的周围。

“把人从坝上撤回去，让洪水白白地把地、房冲走吗？”高震山双眼扫视了一下期待地望着他的人们，越来越低的乌云象铁板似的向他身上压下来，眼前似乎闪过了这样一个场景：恶浪扑过堤坝，卷向麦田、卷向村庄……

范义焦躁地又催促道：“老高，时间不等人，快定音吧！”

高震山拳头攥得“喀巴喀巴”响，拿在手里的纸烟，也被挤成碎末。他猛地向人们问道：

“同志们，情况大家都清楚了，咱们是撤，还是干？”

人们一阵沉默，只听见河水在“哇哇”的叫嚣，在向人们示威。

片刻，东队队长范有成喊起来：“不能撤！一撤人心就散了，五百亩麦田就完了！”

虎彪彪的铁柱挥着双拳喊：“死也要护住坝！”

清瘦的银娃说：“要撤别人撤，反正我不回！”

喜元憋红了脸，也说：“对，对，反正不能回。”

人群中一阵吵吵，大多数赞成不撤。也有些人沉默不语。张有余心里早发了毛。眼下河槽里的水，要比二十八年前水刮河畔村的时候还要猛，要真是再下一夜雨，说不定这坝就靠不住了。坝垮了，不要说家里的坛坛罐罐全完蛋，坝上的人也飞不到天上去，非得进海子喂了王八。他见人们坚持不撤，忍不住发言了：

“喂，喂，咱们不是常说要站得高，看得远吗？咱们上了山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水火无情，要是坝垮了，谁也没带火轮船呀！还是听范主任的，回吧！”

他这话比刚才的雨还凉。浇得人心冷冰冰的。他的闺女铁姑娘队队长春莲对她大^①的话很不满意，冲他道：

“就你怕死？别人都不是命了！”

张有余脸色一变，正要同女儿发火，西队队长朱金锁也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是呀，水火无情呀……”

范义见有人赞同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大伙儿收拾收拾，甚不甚回去吃点喝点。”

人群中有些人站不稳了。高震山把手一挥，喊道：“慢些！”

人们又盯住了这个受人尊敬的老支书。老支书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他的心头堵得慌呀！刚才张有余的话也不是没一点道理的。事怕万一，万一出了差错咋办？党的威信，人民的事业，群众的影响，这一切都象泰山一样压在了高震山的身上。他这么个老汉受得了吗？这时，人们喊起来：

“老高，你定音吧！天大的事，咱们一起扛！”

高震山的血液就象咆哮的河水在奔腾，他“嚓”的下揪开了衣扣，人们的眼睛一亮，齐盯住他穿的火红的腰腰……老支书下决心了，对范义说：“老范，我的意见是人不能出了事，田也要保，坝更得护。你马上回村把低洼处的人家搬到半坡。”说罢又征求范义的意见：“你看呢？”

^①大：方言，即父亲。

范义愣怔了下，但马上堆起笑脸，连声说：“也行，也行。”停了下，关心地说：“老高，你的家可成了澡塘了。”

高震山望了眼在暮色中模糊起来的村庄，心头一阵隐隐地发疼：自己的房子本来就露出了土坯，又赶上这场急雨，还能保险了？这会儿正生着病的八十岁的妈妈，也许正让雨水淋着……

高震山的闺女玉兰听说家里进了水，一下急起来，情不自禁地叫了声：

“大！”

范义心情沉重地说：“唉，危险呀，十家就有八家漏房了。我是在村里领上些老弱残兵，顾了东头，顾不了西头。”他又劝道：“老高，让玉兰回去照顾照顾她奶奶吧！”

高震山咬了下牙，一挥手说：“不用，坝上正用人。老范，你要没意见，回去快让春奎把饭送上来，村里的事你安排吧。”

人们对老支书的房子是清楚的。村里的房子大多经过揭盖，可老支书的家仍然是土改时的旧房子，前檐耷拉下来，后檐早就叫大风揭了顶，遇上这场暴雨，怕要出事的。纷纷劝他让女儿回去。范义见说不响，又亲热地对玉兰说：

“兰子，跟叔回去吧！”

泪眼眼的玉兰望望神情严峻的父亲。高震山低沉但有力地说：

“兰子，心硬一硬。再说村里有你老范叔招呼着，家里有你妈顶着。”

玉兰点点头，望望朦胧的村庄。他知道父亲说得对，可是对奶奶、妈妈的深厚感情，总使这个闺女的心情起伏不平。春莲激动地拉住玉兰的手，叫了声：

“玉兰！”

范义见人们不会跟他回村，笑了，说：“大伙儿有这么个心，我没二话！坝上，听高支书的。就是水进了村里，有我范义在，老婆娃娃我保平安！”

几个社员感动地直点头。

张有余早在一旁盘算好了。他的家也在低洼处。不过是去年才盖的新房子。盖房时，深谋远虑，特意包了高高的石头台。他倒不是想着集体忙顾不上换个地方盖房，而是舍不得院子里那几分能上水的菜地。住在半坡能种菜吗？能年年收入几十块钱吗？照一般的情况看，村里进了水，他的房子也能顶抗一阵子，可今儿个这雨又凶又猛，真要出了事，一辈子的心血可就全完了。他见范义一走，慌了神，对女儿说：

“莲子！回家帮你妈收拾收拾，好上山。”

春莲白了他父亲一眼，没吱声。张有余火冒钻天地喊道：

“你是回不回？”

“不回！”春莲响响亮亮地回答。

张有余气得手指都抖打起来。刚才闺女顶呛的火气还没消下去，又被顶撞上了。在这么些干部、长辈面前，太伤体统了。他扯开嗓子喊起来：“你，你——我把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老子今儿个……”说着抬起腿就摸鞋板子。本来他也是虚张声势。早盼着人们拦挡。谁知在地上站得工夫长了，鞋板子被泥糊糊吸住，一摸没摸住，倒摸住了光脚板子。他又忙弯腰抓住鞋帮，一使劲，早听“嗤啦”一声，鞋帮和鞋底分了家。这对于一分钱也得花十回的张有余来说，是个多么巨大的损失啊！他也顾不上同女儿干架了，手忙脚乱地从稀泥糊糊中往出揪鞋底子。

果然有人劝架了，高震山对张有余说：“春莲不回，你回去吧。家里存的放的，你收拾着也放心。”

张有余叫刚才那么一闹，倒有些扫兴，硬着嘴皮说：“看支书说的，别人全从桥上过，我还能从桥下走。”

高震山只好笑笑作罢。他见张有余光着个脚板子，脱下自己的胶鞋，递给张有余说：

“呶，把这个穿上吧！”

旁边的喜元不声不响地脱下自己的鞋，递给张有余。张有余哼了一声，没理睬，弄得喜元很没意思。铁柱笑了笑，脱下自己

的鞋递给了老汉，张有余这才说：

“支书，后生们有抗力，我就穿后生的吧。”

看看夜幕罩住了河堤，天空上乌七八糟的云层在翻滚，在飞驰。河堤上点着了几十盏闪着桔黄光圈的风雨灯。高震山双手叉着腰，站在泥泞的坝顶上，背后是汹涌的黑浪，他穿的红腰腰象团火在胸前燃烧。他大着声儿说：

“咱们累不累呀？——累！饿不饿呀？——饿！为了保住社会主义的新河畔，咱们再咬一会儿牙，行不行啊？”

“行！”

人们虽然没吃没喝，虽然身上凉飕飕的，但一心要保住自己的家乡，保住麦田的思想在鼓着劲儿，在加着油。又龙腾虎跃地干开了！

范义没精打采地向村子里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思谋着坝上的事。在暴雨来临之前，他们几个支委分了下工，范义在村里领着些人挑个渠，挖个沟，顺顺水，护护村庄。他在上坝的时候，把人全分散回家了。他满以为高震山听到他送去的消息会马上让人回村的，万万没有想到高震山铁了心地要护坝，人们又是那么听高震山的话。这会儿他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，也不知是个啥滋味。天依然是阴沉沉的，凉风带着雨丝丝吹过来，大黑河的咆哮声似乎要吞掉一切，震得范义的身子也在打抖。在他的记忆中，河槽里的洪水要比四四年还要凶。那一年，黑压压的洪水铺天盖地地扑进村庄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：房子冲没了，麦田沙淤了，人在洪水中绝望地挣扎……突然一个新的幻影在他眼前展现：公社书记在大会上气愤愤地宣布撤了高震山的职，他理所当然地又当上支部书记。人们在笑着冲着他鼓掌，他一股劲儿地向人们笑咪咪的点头。城里的那几个家伙又陪着笑脸叫开了他范支书，花板板的票子又不声不响地飞进了他的兜里……他越想越美，到后来由不得“嘿嘿嘿”地笑起来。

“呼啦——”

范义一惊，忙收住笑，抬头一看，不知啥时候进了村，从那边跑来伙女人，打头的是朱金锁的媳妇玲玲。不等范义开口，玲玲就问：

“范主任，坝上咋说？”

范义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有个女人问：“不是要回来吗？”

范义迟疑了下说：“嗯啊，是这么回事，高支书决定要护坝……”

那个女人发急地说：“啊呀，他爷爷说今儿个这水，活了七十岁也头次见，咋还要护坝？”

范义沉稳的笑笑说：“别怕别怕，高支书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娃娃，准有主意。都回家拾掇拾掇，准备上山。”

玲玲说：“上山？那坝上的人……”

那个女人说：“啊呀，范主任！上了山又往哪住？”

范义笑笑说：“看说的，有我姓范的在，准不让大伙儿为难，没住处，到我家。”

那个女人感激地说：“该咋感谢范主任呀！唉，咋不让回来呢？”

玲玲不满地冲了那个女人一句：“准是坝上当紧呗！要不是人家没死没活地护坝，咱们能安心在村里。”

范义忙说：“也倒是，也倒是。”又讨好地对玲玲说：“玲玲，你是队长家属，村里婆婆妈妈的事靠你啦！”

玲玲一挥胳膊说：“行啦，这点事你就放心吧。”说罢，带着女人们挨家挨户地叫起来。

范义见女人们听话地行动起来，更乐了，身上也不知哪来的股劲，兴冲冲地走起来。拐过个弯子，猛然想起自己安顿春奎在大队办公室等着，看送不送饭。他抬头望了望越来越暗的天空，想了下，朝右边走去。一抬头，见一个人正弯腰撅尿子的拿锹挖泥